

北纬30°  
总策划◎郝康理  
发现成都



# 成都茶馆

——市居民半茶客——



何小竹◎著

当人们为这座城市的魅力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其实秘密就在那些散落于大街小巷的茶馆里。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都茶馆:一市居民半茶客/何小竹文/图,-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北纬 30 度 发现成都”系列)

ISBN 7-80705-283-X

I. 成... II. 何... III. 茶-文化-成都市

IV. 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7443 号

**四川新华出版公司策划经营**

总发行人:王庆

总策划:陈大利

**成都茶馆:一市居民半茶客**

---

作者 何小竹  
出品人 郭平  
图片提供 何小竹等  
责任编辑 左驾  
特约编辑 何彦达  
封面设计 铁皮人数字艺术有限公司  
版式设计 范海蓉 叶茂  
责任校对 何秀兰  
出版 成都时代出版社  
发行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6年7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规格 787mm×1092mm 1/16  
印张 9 字数 120千  
印数 1-5000册  
定价 25.00元  
ISBN 7-80705-283-X/K·17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址:成都市庆云南街19号 邮政编码 610017

电话:(028)86614619(棋牌类) (028)86619530(综合类)

传真:(028)86619530

四川省版权局举报电话:(028)86636481



# 成都茶馆

——市居民半茶客

何小竹 文/图

成都时代出版社

# C[目录] CONTENTS

- 3 第一章  
传说
- 21 第二章  
记忆
- 49 第三章  
盖碗茶及其他
- 69 第四章  
寻访
- 109 第五章  
不能不说麻将
- 127 第六章  
蒙山顶上茶
- 139 后记
- 140 附录  
成都茶馆略录



何小竹 He Xiaozhu

何小竹,男,1963年生。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诗集《6个动词,或苹果》,小说集《女巫制造者》等。现居成都。

## 第一章 传说

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成都街巷计 516 条，而茶馆即有 454 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

蜀人饮茶渊源自古。早在公元前 59 年，资中人王褒的《僮约》里就记载了在西蜀一个叫扬惠的寡妇家里烹茶的情景：“舍中有客，提壶行酤。烹茶尽具，已而盖藏。”据说这是蜀人饮茶最早、也是最明确的记载。

传说成都男人都不做事，成天泡在茶馆里摆“龙门阵”。

传说世界上有史以来的第一家茶馆就开在成都。时间至少在一千多年以前。

传说李冰父子修了都江堰之后，成都平原无水灾，无旱灾，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春天去地里撒点种子，秋天就收回满屋的粮食，人民从此无所事事，大把的时间无处打发，便邀约起上山采来一种树叶子，将其如此这般地揉弄一番，然后从早到晚拿它泡水喝。久而久之，一个人



流过百花潭公园廊桥的锦江,是滋养过成都茶馆的母亲河

在家里喝着无趣,便开始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喝。比如树荫下、街沿上、河坝头,一手捧着一个茶碗,懒懒散散,或蹲着,或席地而坐,一边喝茶一边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时间倒也消磨得很容易。于是就有聪明人看见这是一个不用去撒种子也能挣得银子的附带生意,便搭了棚子,砌了灶台,摆开方桌和竹椅,让人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不怕日晒,不怕雨淋,更不用自己劳神费力地去采叶子、烧开水,只需备上几文碎银子在衣袖或腰带里,就有人替你跑前跑后地掺茶倒水,甚至捶背、揉肩膀、掏耳朵,以及,头发长了还有人帮着理;指甲长了也有人帮着剪;饿了吗?不用回家,你甚至连屁股都懒得从椅子上抬起来,只需吼一声“老板,煮一碗抄手,红油的”,于是一碗红油抄手就端到了你的手上。

传说那第一个搭棚子卖茶的人是一个寡妇。寡妇自然是比一般妇女更无所事事,时间多得自己用不完,还可以分出一些来给大家用。

传说成都人到茶馆并不主要是为了喝茶,而是混时间。要让时间混得快,且快到让人觉察不出它飞奔流逝的痕迹,莫过于多说话,不停地说话,天上地下、古往今来乃至东家长、西家短地无话找话,是谓“摆龙门阵”。先是七嘴八舌、麻麻杂杂地混在一起摆,过后,也就是突然有一天,一茶馆的人都不说话了,就听见一个人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地摆。摆历史,摆神话,摆街头巷尾以及江河湖泊中的奇闻逸事。于是,茶馆里就有了一个说书人的位子。人们只要一进茶馆,就把这个话特别多的人推到那个位子上去坐起,说:“你哥子会摆,摆得好。我们今天就专门听你摆。”一个人独自滔滔不绝,总是比旁边人更容易口干舌燥。于是,茶馆老板就频频地给他掺茶,换茶,还说:“这茶免费。”这还不够,老板觉得有了这个话多的人坐在那里说啊说的,每天卖出的茶水真的比以前要多出好多好多碗,于是就对那个口干舌燥的人说:“先生你润

润嗓子,继续摆,使劲摆,我这里卖一碗茶就让先生抽一厘,卖多少碗抽多少厘,不会白费你的口腔和舌头。”那人一听,要得,反正话憋在肚子里烂了也是烂了,不如一吐为快,且还有银子挣。好,摆就摆。先生既然上了这个台面,拿了人家银两,自然就有了与众不同之处,就得置备点行头,摆出点花式。比如拿个折扇什么的在手上,故事讲到紧要关头,便停将下来,“哗”地一声将折扇在手中打开来,不慌不忙地摇动。这样子,一来是可以乘机歇歇气,喝喝茶,润润嗓子;二来则是为了吊一吊茶客们尖起耳朵往下听的胃口。于是,成都茶馆就开始有了“吃书茶”一说,就是茶客们去到茶馆,边喝茶边听一个职业说书人摆“玄龙门阵”。如此光景下,时间自不用说就混得很快,快到忘记了时间的存在。

但是,渐渐地,人们对单纯听书又有了不满足。有一天,几个人将一副锣鼓和胡琴搬进了茶馆,说:“我们来扯几嗓子。”他们就那样摆弄着家什,围成一圈,在鼓点的催促下,在锣和钹的追捧下,加上胡琴的伴奏,扯开的嗓子爬了一个坡,又过一道河,引来茶客们阵阵喝彩。于是,混时间的方式又多出了一条:“走,到万幸福的茶铺里听冉麻子他们打围鼓去。”

万幸福和冉麻子这样的名字当然是我于传说之外杜撰的。但过去的过去,在成都平原,无论乡坝头,还是城里面,像万幸福这样能够“吃书茶”又能够“打围鼓”的茶铺可以说数不胜数。而像冉麻子这一类混时间还要混出一点响动和名堂来的茶客,自然也不在少数。难怪从很早很早开始,人们就已经总结出了成都有“三多”,即茶馆多、厕所多、闲人多。

传说一百多年前,成都华阳县上有个出了名的闲人叫苏老三,打





昔日大慈寺内的茶园景观,喝茶人被置于树荫和书画之间,难怪诗人流沙河对此地情有独钟,一杯茶在这里从解放前喝到解放后(图片由朋友姜海提供)



昔日雨中的大慈寺茶园(图片由朋友姜海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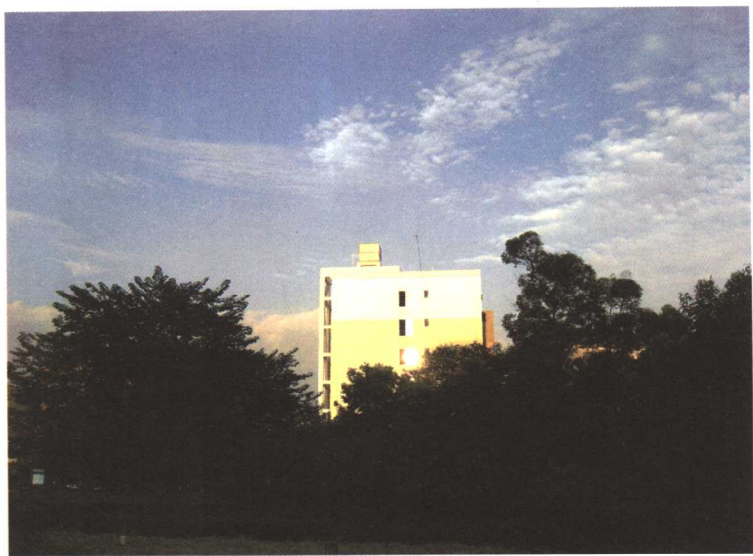
从娘胎里出来，就在茶馆的喧哗中牙牙学语，在茶馆的桌子板凳之间扑爬筋斗地长大成人。因为他家就住在一家茶馆的楼上。准确地说，他爸苏滚龙，外号“苏驼背”，就是开茶馆的。别以为茶馆老板的儿子就是什么富家子弟。不是的，苏家的家境也就是一般般。在成都的小街小巷里，摆十几二十张桌子，开个这样的茶馆是要不了多少本钱的，甚至无须本钱。有茶馆就会有厕所，担粪的就会跑来先交了定钱，以后这附属于茶馆的厕所的粪水，就归他掏了。还有算命的，掏耳朵的，卖瓜子、花生和烟草的，以及剃头匠一类的手艺人，也是要依附于茶馆讨生活的。他们也要先交上定钱（类似于现在的入场费），以待茶馆开张之后，才进得场子，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摊位。于是，你收了这些定钱，就可以租房子，买桌椅，砌起灶头，担来河水，热热闹闹地开张营业了。但是，你所在的街巷里，一般都已经有了有一家乃至数家这样的茶馆，竞争是免不了的。因此，茶馆赚取的利润与茶馆业的兴旺景致并不十分成正比，每月所得，扣除支付给灶师、堂倌及一应杂工的工资之后，剩下的也仅够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而已。

传说苏老三并没子承父业。长大成人的苏老三没像父亲那样开茶馆，但他却每天都泡在茶馆里。而且，他还嫌华阳的世界太小，只有泡在成都的茶馆里才感觉到如鱼得水。那时候，成都至少一半的茶馆的堂倌都认得这位苏大爷。“苏大爷，你早啊。”走进某个茶馆，便有手挽铜壶的堂倌如此高声地向他招呼。“早，早。”苏老三摆摆手，找一个自己经常坐的位子坐下。这时候，就有旁边的茶客向堂倌招呼：“苏大爷的茶钱我这里会了。”这叫“喊茶钱”。“喊茶钱”就是，当你进茶馆时，先到的熟人就要喊“××大爷的茶钱我这里会了”。替你喊茶钱的人越多，你的面子就越大，表明你朋友多，交游广，有人缘，有威信。苏老三就是这样的一位大爷，他随便走进哪家茶馆，就有许多人争着替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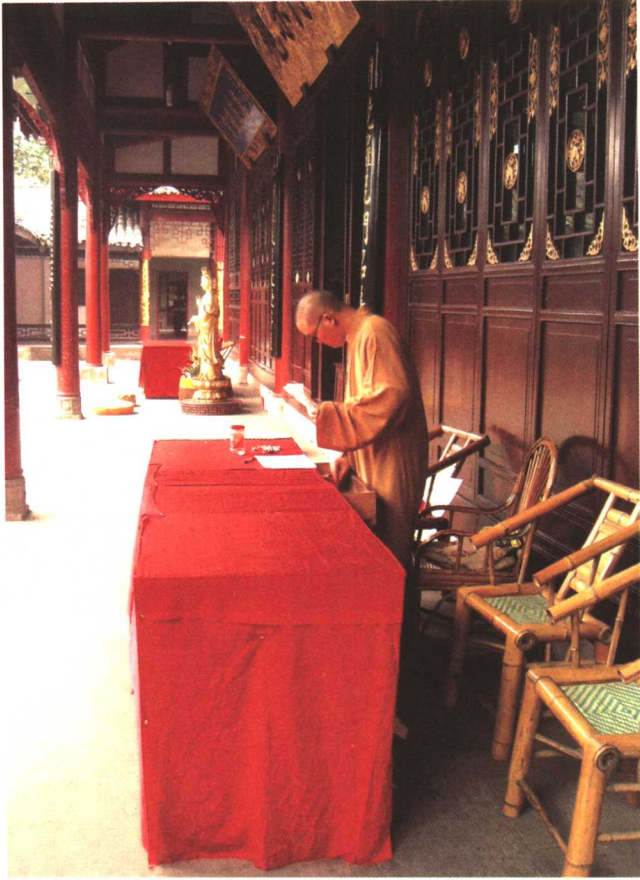
喊茶钱。苏老三拱拱手，道声“谢了，谢了”，或者“下次，下次吧”。

苏老三何以如此了得？他没在衙门做事，也没在商号谋差，可以说是无职无业。他甚至连大字都不识几个，从小就跟着父亲在茶馆里混，所得知识，不是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就是从茶客们的“龙门阵”里学到的，还有就是眼睛看来的——看茶馆里的众生相，悟得人间寻常事。所谓耳濡目染，苏老三把这个世界是搞懂了的。于是，苏老三不去辛苦谋求什么功名，决定就做个茶馆闲人更安逸。其实“闲人”并不闲。别看他成天无所事事泡在茶馆里，只喝茶说话，不像茶馆里那些替人理发、掏耳朵的手艺人，还需要动手动脚。但是，喝茶说话就是他的事，就是他的忙，就是他的生意。苏老三苏大爷还有个外号叫“苏半城”。就是这成都府里的各路神仙他不说全认识，至少也认得一半。他的生意就是人。不是做人贩子，而是做引介人。张三要认识李四，找苏半城牵线；谢家要卖点啥子给王家，请苏老三搭桥；东家跟西家结了梁子，那么，这个样子，摆一桌茶，喊苏大爷来调解调解，这叫“吃讲茶”。所以，苏老三的忙就忙在嘴皮子上。“好了好了，看我把口水都说干了。这个事情就这么办，你，你，还有你，听着……”苏老三苏大爷就这样过着他的生活，打发着他的日子。

关于“吃讲茶”，李劫人先生就曾经在其小说《暴风雨前》中写过：“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的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弱势力的一方数说一阵，就算他的理输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十几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



这也是个“喝茶天”。只是太阳转阴，喝茶的人该拍屁股回家了



大慈寺里的和尚

传说民国之后,当局立志要革出陋习,加强法制,禁止在茶馆“吃讲茶”,而倡导有事到法院去理论。这无疑断了苏老三的一半财路。且茶馆老板们也不高兴这种做法,因为没了“吃讲茶”的这一社会活动的开展,茶馆的江湖地位被动摇不说,生意也要受到影响,遂联名到新政府门前请愿,要求不要对茶馆习俗有过多干涉。

传说这事不了了之。所谓不了了之就是,禁止还是禁止,“吃讲茶”还是“吃讲茶”。因为好多事情法院里是说不清的,还得在茶馆里说。

传说中的成都茶馆,就是这样一个三教九流汇聚之地。茶馆就是江湖。尤其民国初年的茶馆,其传说更适合于写成小说,拍成电影。著名的四川袍哥组织的“码头”就常常设置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茶馆里。袍哥这个秘密组织早年创办之时还有点“反清复明”的“革命性”。到民国建立,它的存在就基本上是黑社会性质的了。也因此,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黑社会买卖枪支、鸦片也常在茶馆里进行。另外,茶馆也起着“江湖救急”的作用。但凡生活无着的人,实在无路可走了,到茶馆去求救,往往都会得到资助。传说知道去茶馆求救的人,都是一些“犯了事”的人,求救也就带有一定的隐秘性。一般是,求救者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茶馆喝茶。当堂倌来给茶客掺第二次水时,发现找不到茶盖,便对这个茶客起了点警觉。果然,只见这个装成茶客的求救者掀起桌上的草帽,露出了先前被他藏起来的那只茶盖。这便是一种信号,一个江湖隐语,或者叫做“切口”。堂倌见此,马上会意,随即也做出一个隐语似的回应,邀客人后堂说话。与客人对话的就是茶铺老板。他问清事由之后,一般都会拿出一些盘缠,一是解救对方眼目下的困境,二来也是给其指明一条生路。所谓生路,就是将其介绍到另一个“码头”,伙做事。这个慷慨解囊的茶铺老板,实际上就是此世界上一个能够管



草堂寺的露天茶园。成都文人常带外地客人来此喝茶。2005年春，一拨崇拜杜甫的法国诗人来此朝圣，对能够天天在此喝茶的成都人羡慕有加





从九眼桥仰拍到的天空。这样的蓝天白云，在成都来说是不多见的。这样的天被成都人叫为“喝茶天”